容齋文鈔

余少時讀左傳國語國策諸書好之而苦未能深解稍長讀史記唐宋八家文復好之而緣治舉子業未遑研究弱冠後以家事棄去帖括專肆力於詩古文辭因得博覽秦漢六朝以及元明

本朝之文浩如江海雖略窺涯涘而偶涉筆仿為之輒弗工遂欲謝去又以性嗜韻語凡與二三耆宿講求而切劘之者亦惟詩是務於文則間及焉耳然牽率酬應不能盡却祝嘏諛墓時復有作歲月既悠所積益多而好我

者亦謬為許可因抄存八卷嗟乎自田夫

西郊兩先生殁吾邑之能為古文者亦幾

渺乎無人矣是在後來有志之士好學虛

懐矩蒦前賢參稽哲匠濬造自得慎毋不

知而作欺人自欺以遺笑於識者斯可矣

至於余文本不能自信縱有微長亦只於

無佛處稱尊耳固未敢與當世之能為古

文者絜短長也遑論古人哉噫斯可愧已

嘉慶已未長夏漫叟茹綸常書於言息廬

時年六十有六

容垒文鈔目錄

卷一

序九

卷二

序七

卷三

墓誌銘七

卷四

墓誌銘七

卷五

墓表二　行狀二
卷六
傳三　記三
卷七
祭文四　跋十五　銘六　賛三
卷八
尺牘四十一

容亝文鈔卷一

緜上茹綸常文靜

序一

呂寸田詩集序

中州詩學近代自何李登壇雄視海內迄今三百年來俊哲挺生後先輩望固非僅梁園風雅雪園文社諸人得而盡之然其最顯且久莫如新安呂氏葢自忠節公肇其端司農公振其緒厥後子姓繁衍著述如林其爲予所及見者如夢月巖青要山房力園松坪栢巖諸集皆卓然度越恒流無愧

於古作者予友寸田先生爲司農公孫松坪方伯之子家世通顯高才博學視友朋爲性命其爲詩不名一家蒼茫奮發落筆千言輙不能自休而原本忠孝氣厚詞雄情眞語樸率以子美爲歸乾隆丙申間與予訂交綿上用詩篇相角逐樽酒論文娓娓不倦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以及宋元明人無不洞悉微旨閒嘗諦余曰詩猶兵也兵貴精而不貴多曹瞞苻堅之敗皆以百萬彼淮陰之多多益善直英雄欺人語耳況藏之名山懸諸國門是豈可鹵莽從事乎吾輩詩卷他日倘出而問

世寧少無多寧使人恨其少勿使人厭其多如明之徐廸功高蘓門與弇州明卿伯玉諸君子非其較然者歟予心推之然抑集付剞劂時依違遷就卒不能用其語已酉春先生之弟碩亭先生以詩集郵寄展卷誦之愛其冲融大雅絕少汎濫酧應之作予爽然曰是殆眞能用寸田之語者耶旣而寸田札至言其小阮爲通州刺史者將爲梓其詩詩盈千首嘗汰其半仍述斯旨屬予爲序且並以袁子才太史之序視予予以爲寸田之詩之深究本源窮極體要古今兼擅太史言之詳矣予無以

異也惟述其昔日相勗之旨以見其持擇之嚴實能自用其師而詩之足以信今傳後無疑矣於戲出予之中下駟以當寸田之上駟有不瞠焉其後者乎顧猶不辭固陋而爲之序者夫亦以志予愧也

定陽張氏族譜序 代

昔者先王之以親睦教天下也大宗小宗之法特詳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亡宗法亡而敬宗收族之道不行循唐以來崔盧李鄭號爲右族然祇取地望以相誇詡期所謂尊門閥譜之學亦其

文焉耳迄於近代並譜牒無存世系弗講大家巨
室往往不能詳其所自出又安問閭閻之子
哉於戲親親之誼薄而鬩墻者或夷本支於行路
尊祖之義乖而附勢者或聯異派爲同宗吾族系
出自黃帝第五子厥後所在繁衍視他姓爲勝如
仲之孝友儀之遊說良之佐漢昭之輔吳綱之埋
輪華之博物柬之九齡之相業橫渠南軒之理學
釋之之爲廷尉博望之使月氏道陵之仙睢陽之
烈公藝之同居九成之直諫桓侯爲蜀之虎臣右
侯爲石之謀主以暨安世三篋平子二京籍祜詩

名旭芝書法此其最著者矣其他散見史冊知名於世者尤指不勝屈也第代遠時湮無可考據不敢妄有攀附自先世祖顯由隴西遷汾之介休至今九世迄未有譜辛丑歲堂兄煐始慨然欲修輯之命燮參訂時燮適出守鞏昌星軺就道旣而調蘭州攝監司事公務焦勞羽書旁午未遑竣事迨乙巳旋里後始克成此譜嚴支派以纘先緒載封典以重　國恩錄誌銘傳表以著行實而示後世後之子若孫讀斯譜者尚思克繩祖武以毋隕墜家聲是則燮之厚望也夫

硯農印譜序

侯君硯農荆人季弟也少未竟學長而傾慕雅流頗稱好事嗜書畫凡收藏家雖遠在數百里外皆不憚車馬造訪而臨池自運尤以青主先生爲宗法其所謂得山堂者蓋亦以爲得傳之秘云乃比年復有印章癖遇有佳石多方購求必得之而後快偶失則憤嘆屢日以故所蓄甚夥而獨苦無鐫刻如三橋雪漁其人者近得艾城李君道函工斯技遂延之家閱歲月始粗竣於是品其色澤差其低昂或襲以團窠之錦或函以邏沙之櫃光怪陸

離稱巨觀焉而又恐其久而散失彙爲印譜閒以視余乞一言以誌其梗槩余笑曰君家不中貲而爲此不急之務重有所損拮据以之其奈之何君應之曰古之人以癖稱者亦多矣如杜預之左癖王濟之馬癖右軍之鵞癖阮孚之屐癖元章之石癖以至和嶠之錢癖則其下焉者矣且世之以博塞挾邪破其家者比比也吾之所爲不差勝乎余唯唯無以難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如蘭集後序

帷園刺史歿於丁酉越廿有一載戊午有以刺史

所錄如蘭集板片售者謂存貯於某村某蘭若余聞之驚嘆使兒輩往視之歸而告余曰廢屋荒涼上漏下濕不庇風雨半污泥土中缺佚者已數十頁矣使不早爲掇拾其不析而爲爨薪漬而爲朽木者幾何於是亟傾貲購之不足則更謀之友人閻君潔甫閻固尚義留意風雅樂爲之助遂捆載歸屬李子亨占閣子升三春闈之便補刻之都門而是集得復完嗟乎當刺史在日聲組名場筵歌茂苑里開北海之樽遊接南皮之讌抗懷千古著述等身其如蘭集二十卷則皆名卿大夫騷人詞

箸與之教應求通縞紵者也交遊之廣意氣之豪抑何盛耶及其既歿僅廿餘年而子姓凋零田園廢斥鄴架典墳米船書畫悉蕩而爲冷烟飄風之不可問甚至並其生平詩文之板片皆不能保而有之抑何衰耶夫人事推遷否泰互乘固其理也而獨柰何如此其速且甚耶余於刺史桑梓後進辱爲忘年交文酒之會每預其末即事感懷俯仰今昔能不爲之泣下沾襟哉是集也他日傳之藝林刺史之名藉以不朽庶可瞑目於九京也已而於吾鄉文獻之徵或亦不無小補云

南村別墅雜咏序

南村別墅雜咏二卷向爲楊官山別駕所選曉園主人將付之梓乃復屬余論定之且乞弁言余視官山去取頗嚴而曉園持論稍寬欲多存之以酬諸友惠好之意余未免曉園是狥然諸君偶爾興到留題不暇點定閒有未當輙妄易一二以當忠告他日諸君見之幸無深訝也餘見諸題咏中茲不更贅云

邑侯呂蘭浦壽序

余嘗攷古右姓如太原之王滎陽之鄭范陽之盧

清河博陵之崔隴西趙郡之李未始不嘆其胚胎前光亟耀史冊為甚盛也　國朝定鼎以來深仁厚澤久道化成世家巨閥所在不乏而中州文獻必首推新安呂氏自太傅忠節公而下以忠孝節義文章政事表見於當世者指不勝屈以視夫七葉之中人人有集侈為美談者不啻過之矣而就中若司農公若方伯公皆曾仕於吾晉者甘棠遺愛迄今父老猶傳頌之不衰而何幸數十年後復得我邑侯聞浦先生侯以司農公孫方伯公猶子登進士科　天子即委以民社為臨縣令既而署

陽曲遂調介休介故劇邑差務殷繁訟牘叢積寄斯地者亦綦難矣而侯則不事苛察不尚嚴厲政理優游事皆修舉次里下之役除驛館之需水旱爲災並捐重貲賑恤之蓋侯之治行循良宅心慈愛率此類也至於振興文教課率書院生徒捐置束修膏火之費於隰於陽曲皆然而介爲久且備暇則與邑中士大夫歌豳飲射興仁講讓問探綿山狐岐勝水諸勝溯有道之遺蹤訪介推之故里輒爲詩歌勒珉以垂不朽倘所謂能以經術飾吏治者歟己亥孟冬四日爲侯初度之辰奉大憲檄

將往覲西河別駕篆介之人士相與咨嗟思慕之不置咸謀為壽而屬言於余余學植荒落安能為侯壽然竊聞之侯內行純備與諸昆弟友愛無間置祭田設家塾凡族黨中貧乏者恒周給之不倦事刺史公稱至孝幼隨宦楚南廿餘載見聞博洽濡染庭訓以故施之於政有古循吏風其德溥其志裕其氣度淵沖固壽之理也他日紹司農方伯之緒而益衍忠節公之家聲寧有既乎薦祿壽考直操券得之耳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又申之曰德音不已曰遐不眉壽是可為侯頌也已

外舅鎬軒先生七十壽序

士君子鍾天地清剛之氣進而見用於世則發於功名達於政事爲名臣爲巨儒即其退而伏處其飭躬厲行亦必具有光明卓犖非常之槩以爲一鄉之所矜式者如外舅鎬軒先生殆其人也先生爲介右姓先世皆有聲黌序幼失怙讀書能通大義事母梁孺人以孝稱綜理家政下至綦履皆得其所識者早有以覘其器識之遠大矣長而風裁整峻言笑不苟望而知爲端人偉士乾隆

遊京師以例授翰林院待詔以應得　封典貤贈

父曲齋公蓋先生每有志用世而以終鮮兄弟獨力支柱門戶未能如意故歸而徜徉綿山汾水之間旗亭畫壁撥阮彈棊以消其盤礴鬱積之氣然賢豪長者並樂與敦僑札之契長吏下車亦多折節諮訪金川之役先生家僅中貲首捐千金歲祲輸穀賑飢其慷慨好義率此類也晚歲與邑中士大夫爲耆年會雖稍近和易而少年恣縱者猶憚近之戊戌舉鄉飲大賓論者咸以爲允至其訓諸子及孫閨室之內嚴若朝典尤有類於漢石奮萬石君家法焉今歲庚子季夏廿又一日爲先

生七十壽辰膏雨知時熏風入韻延齡之酒既清且醇獻壽之桃亦甘而碩宜老之品饒焉而先生之子官蒙陰者以所治士庶祝嘏之詞郵寄適至於是桑梓親知皆將旅進稱觴而先期乞常言爲先生壽先生與先大夫爲至交常居甥館獲侍杖屨幾三十載不敢以不文辭而又不敢以世俗浮游之說進謹約舉其居家植品之大端以爲介之人士倡乃先生間嘗語常以家道中落爲憾常竊以爲過矣夫家世之盛衰亦視夫子孫之賢不肖已耳使其賢也雖貧何傷使其不肖也雖富何爲

先生之貽謀善矣迄今長君茂才而學使者旌其德行之優叔嗣少府而秉憲者列爲循良之最諸孫振振繩繩將益昌大其門詩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是可以爲先生頌已若持籌障筦榷貲自封殖且二足者率皆能之又何羨乎先生其可以騤然而進一觴矣

郭裒一先生七十壽序 代

歲在柔兆閹茂菊月之六日爲吾邑郭裒一先生七十懸弧之辰邑之士大夫咸謀製錦郵書於先生之猶子官 京朝者以年家子乞余文爲壽予

少先生幾三十年童稚時已習知先生之爲人性
孝友淳厚有大略重然諾輕施予凡公私事義所
當急者悉毅然任之如邑中文廟之廓其規制浮
圖之謀其肇作城工之葺其傾圮先生皆捐重貲
不避勞怨與首事諸公共襄其成而豪無德色至
於教諸子姓則時述伏波刻鵠畫虎之訓以戒之
嘗於從子中愛其最幼者曰是兒岐嶷興吾宗者
必此子凡撫育訓勉靡不備至幾等於楊愔之竹
林別室銅盤重肉也厥後果擢巍科人咸謂非先
生之力不至此其他積德累仁陰行其善更難枚

舉故交游戚屬莫不善其所為知先生負宰世之才其異日設施必有如陳孺子所云者乃越廿餘歲予備員史館僅聞先生以例授幕府職未嘗得一日酬其壯志而茲已年屆杖國矣嗟乎士君子苟得志於時則功被生民聲施後世以盡抒其胸中之蘊不然亦如少游所謂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彼夫逃名人境之外寄身山澤之間行吟憔悴苦節自甘抑何為歟至若閉關却掃左對孺人顧弄稚子酒後耳熱仰天嗚缶則又甚已若先生者於行無所畸於人無所忤圜大

興於憤時嫉俗者之所爲史稱君家有道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先生殆庶幾焉宜其康寧壽考日引月長而未有艾與且慂聞之國家敬老則民作孝故上庠下庠興其地饗禮食禮興其儀縞衣燕衣興其服古者養老之典固有若是之詳且重者今先生遭逢 盛世允爲人瑞他時將有蒲輪束帛之徵寧但令鄉里稱善而已乎故不辭而爲之序

邑侯汪讓庭六十壽序

介休古彌牟地自秦建置郡縣以來度土居民日增日廓遂爲劇邑迨至 國朝定鼎休養百數十

年商賈輻輳閭閻富庶尤稱盛焉第風俗由儉而
奢人情由厚而薄競於利而道義罔聞騖於爭而
禮讓弗講盈虛消長是賴賢有司有以深思而亟
挽之也守斯土者自晉魏昌賈公明渭南史公而
外非無雄駿傑出之才而求其維風易俗遺愛在
人名垂不朽者或指不多屈也今　天子御極之
四十八年邑侯讓庭汪公由絳州判遷介休令甫
下車强豪斂跡百廢具舉苛察不事而隸胥迄不
能欺有頑梗不率者亟置之法革驛傳供應之規
以剔蠹移皇華駐節之所以便民建壯繆之祠嚴

書院之課以尊祀典而興文教其經營土木佽助生徒率捐重貲無吝以故都人士皆感頌以爲難而不知侯之所不可及與大有造於吾邑者固不在此也其胸懷亮直則回曲之徒將自愳其敦尙樸素則奢靡之俗將自愧其爲政忠厚和平不亟亟爲燀赫聰璦之舉則浮薄喜事與夫宼子之所謂陽鱎者亦將徘徊自阻而不前矣余所望移風易俗張弛而調劑之者庶幾於侯見之也詎非邑人之厚幸哉茲丁未孟秋下浣八日爲侯六旬初度之晨士民僉謀爲壽而屬序言於余余至謭陋

安能爲侯壽然竊聞之侯家世通顯列歷太翁雲村公自徽遷居於常卽爲毘陵諸先達所器重嗣侍太翁於兩浙司馬運副各任公私佐理井井有序戊子中式順天副車凡所與遊皆賢豪長者甲午揀發晉省爲州佐歷署孝義屯留襄陵榮河諸縣所至有聲金川奏凱理總局差務庚子雅大中丞委修山西通志輯要逾年 鑾輿巡幸五臺承辦大差上游皆倚重焉旣而擢守介邑丙午 翠華復西幸仍辦大差卽於臺山 行在引見賞貂皮內幣 天語嘉予一時傳以爲榮乃或者謂侯

名未登甲科官未逾七品五斗折腰齒卽遲暮抑何才之豐而遇之蹇耶是大不然蓋侯初而濡染庭訓壯而接跡名賢見聞博洽嗜古工書好賢禮士有古循吏風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又申之曰德音不巳曰遐不眉壽侯之福祿壽考自可操券得之耳他日紹武公之懿誠膺卓茂之侯封固未爲晩也今歲春夏之交旱暵是虞侯宿壇祈禱旣而膏雨需足抽青被畝轉歉爲豐金風應律躋堂爲期商歌於市農忭於野鄉先生誦豳風七月之章門下士獻天保九如之頌而僕亦摘下里

之詞以祝侯試閱之或可𩧐然而進一觴耶

容齋文鈔卷二

綿上茹綸常文靜

序二

弓觀德七十壽序

嘗觀世之庸庸者率多富壽康寧而其他豪傑之士能自樹立以表見於當世或反阨抑困塞之使不永年即永年矣亦坎壈終身不獲發舒其才智之萬一則幾疑造化之權衡爲或爽矣然有然者有不然者有然而不盡然者如觀翁先生一人之身其盛衰否泰有可得而言者矣先生髫年失怙

即稱家督倜儻英奇所交盡一時賢豪長者援例得州司馬慷然思以功名自奮旣而以兩弟皆列武庠而季弟耀德公才望尤傑出公曰是可以大吾門也遂一意策厲欲成弟名延師講武不吝重貲舉凡飲食起居之細弧矢鞍馬之勞無不身親課率歷年罔懈以覘姜肱楊播之友愛殆不啻過之故耀德公由武科起家馴致至大鎭屹然爲國干城人謂非先生之力不至此乃先生於析箸後以家道中落思用計然策走四方耀德公數遣使迎之署而數却之曰吾不以累吾弟也遊淮安燕

趙閒幾二十餘載所至引重而卒不如意廢然以返而亦已老矣又以右臂不仁養疴習靜早歲朋酒讌會之樂車馬徵逐之豪消除殆盡亦何才之豐德之盛而遇之嗇邪弟吾謂先生之佐弟成名顯榮數世其光前也教子咸稟義方或隸仕籍或儔武闈其裕後也迨耀德公陳請　貤封晉擢崇階先生之孝友直達　天聽則先生之遇不可謂不隆先生之福不可謂不厚而先生之壽亦將遐陟期頤矣吾於是嘆造物於盛衰否泰之間固善變其權衡而終莫之或爽也茲歲丁未九月　日

爲先生懸弧令旦恰當事舉先生爲鄉飲大賓人咸以爲允於是親知僉謀爲先生壽而乞序言於余余與先生皆娶於侯氏而先生之哲配爲尊行固習知先生者不敢以世俗貢諛之辭進故只序其巔末如此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又曰令德壽愷萬福攸同其先生之謂乎請以是爲祝嘏之頌焉

宋尹東六旬壽序 代

嘗見世之祝嘏者衍箕疇之五福頌天保之九如甚且椿齡鶴算率爲荒謬不經之談諛其操行則

幾上掩古人核其品流或止差肩庸衆無論當之者內愧而從而爲之詞者又何言之不衷耶乃說者謂豐功偉烈苦節畸行必須際遇顚蒙患難而後見彼安常處順終老於牖下者多無可稱述此殆不然苟孝友能型於家庭忠信可布於閭里承先啟後以一身支柱乎其間而使子姓卒蒙其庇不至隕墜其家聲則其可壽者自在也如我尹東先生廣平華胄汾水清門幼即岐嶷自中憲公即世後與兄虞門君友愛無間事母姜太恭人尤稱色養識者有郊祁之目然君性沉摯有幹略敦儉

素屏華靡而虞門君慷慨好施喜交遊寄情聲色揮擲千金不少吝以故名賢碩彥及郡邑大夫咸樂與之通縞紵以至緇流羽士狎客纖兒里豪市儈之徒無不欲承色笑而效奔走一時羣從聯翩門庭煊赫稱極盛焉厥後虞門君綠索負南遊復重有所耗鬱鬱以歸而家遂中落君處之無幾微慽每躬親米鹽瑣屑稱家督既而姜太恭人暨虞門君夫婦相繼歿其他諸房亦皆漸陵替君內撫孤幼外清積逋十數年來經營婚嫁亦云瘁矣猶子長者屢歲遠遊有幼子三次者髫年玉折遺

子一君皆撫愛備至迄今讀書家塾頭角森然且有出而應童子試者矣不獨此也凡諸從兄弟之子若孫無不藉之鞠之教誨之贍恤之務使之成立而後已此宋氏之業由盛而衰由衰而再盛之機也人咸謂非君之力不至是今歲戊申上元前二日年六十矣親舊僉謀製錦爲君壽而先期寓書乞序言於余余與君世講不敢以不文辭方君之從先祭酒公遊也余年尚少未習君迨先祭酒公歸甦時始克與君晨夕君偕二三門下士竭力周旋不以存歿異視至今母氏猶依君家别業以

居余薄宦羈身不遑定省賴君時相存問君之篤行率類此余聞之邑人曰君家世少高年數歲前君以夙疾幾殆意外獲痊而壯健轉逾於昔向以乏嗣爲憂昨秋始符熊夢鄉黨聞賀者踵相接也於戲天之報施善人於是爲不爽矣詩曰天被爾祿景命有僕此之謂也君之福壽康寧其殆方興而未艾歟此可以爲君壽也已

杜牧川七十壽序

晉國表裏山河鍾靈毓秀高賢碩德載在史冊固代不乏人而隋唐以來其領袖儒林振興後學彙

栴沐其教育海內奉爲宗師則惟文中子元遺山薛文清爲最著乃遠者千餘歲近者亦數百年流風餘韻澌滅殆盡求師者旣尊禮之無聞而爲之師者亦詭隨而自貶世俗日偷師道日壞此有識者所以致慨於巫醫樂師百工之有師而士大夫之族反有所不及也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遂謂適館授餐之無其事發蒙啇諭之無其人是又不然矣如吾友秀容牧川先生以名孝廉教授緜上者卅載始設帳於高氏繼設帳於城西李氏南村梁氏最後復館於李之弟與從子所在引重久而

稱頌弗衰及門數十人皆彬彬儒雅其儁者尤有聲黌序於是邑之人士共謂其無愧於古之經師人師云先生長身臞貌醉靜寡慾動止咸有常則與人交無少長率恂恂善下畀以自牧雖甚習不忘恭敬或目爲虛拘或笑爲謙擗勿恤也三上春官弗第即罷去不謁選人尙書期會輒以老病辭有勸之仕者曰五斗折腰此在古人則然今之牽絲製錦者聲勢熇赫祿入優厚歛不計夫貪泉金何須於暮夜人求之弗得子棄焉如遺此則予之所不解者也況乎退之之窮蘇送孝先之嘲可虞

總不爲膴仕謀亦當爲寒氊慮也而何不翻然改圖寒裳就之哉先生笑應之曰予賦性迂拙無應世之才乏逢時之技且頻年善病不離藥裹百里非堪四知可凛而敢以誤國誤民者兼自誤耶其樂天知命澹於榮利如此予初識先生於城西李氏嗣是屢親色笑則於南村之一畝園把臂入林論文樽酒兩人交相善也迄今廿載有奇一日雖各緣衰老不能數數相見而淡如之交君子以之固無嫌也獨是感念平生低徊往事時勢遞遷盛衰倏易當年朋舊强半已悲宿草而予與先生尚

得歸然無恙對苜蓿之盤擷甕餘之觴相與婆娑於翰墨之場斯亦幸矣明歲戊午先生年屆七旬其門人輩於篋篚束帛之外屬艾城李君緣百壽圖而請知交復乞予文爲壽予以爲先生之文章道德固未足繼跡文清諸公而以視今之坐擁皐比文行俱謬傲然徒以甲乙科爲誇人之具者爲何如乎故不辭固陋而爲之序至於先生之忠信孚於閭里孝友著於家庭則遠人有所未悉姑俟先生之鄉人言之而一切穴擬之浮詞勦說者皆在所屏却蓋不特予之所不能爲而亦先生之所

不欲聞也先生其可騃然而進一觴耶

董母梁太孺人七旬壽序 代

太孺人爲從祖　公之季女余之從堂姑而合六董公之繼室也乾隆歲在屠維赤奮若辜月上浣之九日孺人七旬設帨之辰姻族鄉黨夙仰太孺人之賢而羨其康寧而壽考也咸思製錦稱觴先期姑之子　走　京師述姻黨之意乞余言爲壽余竊有感於梁董二家盛衰之際矣始太孺人以長姊之歿續配合六公時家門鼎盛　公與先　公皆在堂伯氏以部郎出守永平而余

亦舉於鄉合六公則以闈閣佳公子蜚聲黌序間後遂循例授鎮南幕官人皆以太孺人從容安樂處之裕如然太孺人弟敬順適也遵尊君姑得其歡心以孝稱撫長姊遺息不異己出以慈稱隨夫遠宦益修內職俾得專心王事自勤上慎稱甘脆之味華綺之飾屏而弗御以縞櫛之髮翟茀之榮而忘井臼之勞者殆有間矣厥後　公先公與余伯氏相繼凋謝余亦孤落不偶而合六公以年至返初服不數年遂捐館舍家益中落兩姓皆不免風雨飄搖之患而太孺人獨能搘柱門戶

淡泊自甘內治井井咸可為法古所稱東海京陵則範鍾郝何多讓焉於是宗黨中愈嘖嘖稱歎而太孺人之賢益著迄於今余遭際　聖明叨以經學猥蒙薦舉歷官司成而太孺人諸子皆守合六公家法底於成立孫枝競爽繩繩振振且有筮仕者矣此亦吾兩家由剝而復之漸乎太孺人一身備歷其境由盛而衰衰而再盛而又康寧壽考祿明不衰其邀天之眷而食後嗣之報者寧有既耶姻黨之壽之也固宜余久官　京朝去鄉邑者已二十餘載凡內外族黨問遺慶弔之數恒不能悉

方深用歎仄而今乃得執筆而爲太孺人祝嘏之辭故不敢以浮游之說進而敬述余之所感於兩家者爲太孺人侑一爵焉

郭母文孺人七十壽序代

古者閨必有史所以勸善也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書之故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至於禮有內則易有家人無不諄諄言之然多言夫儷醜聲悅之常而未究夫盤根錯節之變世之寡聞淺見者遂若以巾幗中之操行終不讓鬚眉若也豈通論哉此余於郭母文

孺人有深慨焉孺人系出潞公爲介望族幼嫻母
敎年十六歸於郭七年而寡一子甫二歲是時郭
門嗣續寄於一綫危如累卵數年之內君舅復歿
家步孔艱百苦叢集有風雨飄搖之患無期功強
近之親孺人以一身支柱其間上事孀姑下撫孤
幼婦備子職母兼父道自冠婚喪祭以至米鹽細
碎薪水淩雜無不黽勉有無雖甚勤劬而靡無弗
辦卒之敎子成立事君姑者逾三十載由困而亨
保郭氏於磐石之安其苦節懋行殆媲美古媛矣
夫三代而後婦道廢缺繼柱弗講栢舟之咏黃鵠

之歎世家巨閥且不多覯矧窮檐荆布之廹於艱難困苦者乎若孺人者不可謂難歟庚寅歲邑侯山陰王公採輿論以孺人節孝載之邑乘亟之永久爲來者勸人咸以爲允云令子書升策名成均品行醇謹聲譽翕然諸孫蘭茁繞膝含飴並稱偉器是可知孺人之福壽自天佑之而其食報於子孫者正未艾也今歲壬子夏五廿七日其七十設帨之辰也年麥登塲薰風入座萊衣獻綵榴蹙紅巾蠟鳳邀歡荷擎翠蓋延齡之酒既清且醇早熟之桃亦甘而碩子拜於前孫拜於後而鄉里族黨

亦皆旅進登堂以效岡陵之祝其亦可以爲榮也已雖然余謂此猶未足爲孺人羨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桓少君訓孺人固習聞之矣回憶數十年含冰茹蘗蓬戶繩樞篝燈夜作嫠婦孤兒相依爲命有不黯然神傷者乎余願爲之子若孫者愼無忘此日也則凡所以承天之佑而思報稱夫孺人者當更有進也他日登巍科躋顯仕　朝廷有輪軒之使孺人之節孝壽考當必播之風詩達之天聽綽楔旌門翟茀被服鸞書焜燿於庭列女紀載於史將並於孺人二人見之余舊史官也今又

忝掌綸誥固可熏筆以侯矣詩曰彤管有煒孺人其眞足昭我彤管者歟故於邑人之請不辭而先以此序爲之端也他若瑶池閬苑鶴筭松齡一切祝嘏荒謬之詞皆在所屏却孺人覽之或可輾然而進一觴曰此非老生常談也

侯母李孺人六十壽序

余初娶於合河自氏再娶於同里侯氏外舅鎬軒先生治家嚴肅以故閨閤之内悉嫻禮法而先生仲子婦李孺人則更以節稱李爲介右族來歸時兩姓家門鼎盛禮儀華縟百兩肅雝一時賀客增

進而新婦之賢淑亦復播在人口於是親黨中賛者毀者卜其宜家室而綿瓜瓞者卒無異辭詎意年僅廿四而嫠寡且無子惟二幼女相依為命而又年皆不永於是向之贊羨者轉而撫膺嘆惜以為其命之不猶也然孺人之遇彌窮而孺人之志彌厲一節自矢之死靡他卒請於君舅以兄公之次子為嗣且撫愛逾於所生教之成立為邑庠生迨君舅殁家益中落析箸後遂居藍食礎抱諸孫躬親操作有窮嫠里婦所不堪者而孺人安之若素嗟乎席華膴而不驕處貧約而弗怨士君子且

以爲難而乃於巾幗中覯之可不謂賢歟夫自內則廢缺女德弗備栢舟之詠黃鵠之歌邈焉無聞以爲今之不逮於古也第予考之詩其以節著者止一共姜而已稽之春秋其以節書者止一紀伯姬而已而後世邑乘之所載綽楔之所旌乃往往不乏是又古之不逮於今也蓋詩采風也苟不播之歌詠則無從采而存之春秋紀事也苟不以之赴告則無從得而書之　昭代教化覃敷崇獎節義世家巨閥固以守貞爲足恥而窮檐荆布亦以失節爲可羞貞姬烈女有司率得以其事　上聞

則今之勝古不亦宜乎雖其間或事廹於父兄或情牽於兒女或貪擁夫厚貲或懼詒於非偶或痛激於一時或悔萌於後日勉強黴倖以完全其名節者亦間有之而譽善從長諭者不苛也如孺人之毫無瞻顧百折不回含冰茹蘗歷數十年如一日者斯誠可與古賢媛爭烈矣今歲丁巳孺人齒屆六旬守節逾三十載與國家建坊崇祀之典符顧以力有未能姑俟後舉而先請之學使者題匾以旌焉於是向之贊羨者嘆惜者又轉而欽其苦節之貞白者不渝而徵言於予予老且懶學植

荒落其何能爲孺人壽獨思由泰而否天道也而由剝而復亦天道也天之報施爲善與爲不善亦間有出於儒生意料之外者而獨於貞節之婦必有以報之於其身於其子孫則孺人後此之福壽康寧固可操券而得也是可爲孺人壽矣況其守貞不二之操始終顛末皆予身親見之故不辭而爲之序

鄒母藍安人七十壽序 代

嘗博觀古載籍紀婦人之行者亦甚夥矣惟劉向所撰列女傳八篇標其目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

曰貞順曰節義曰通辯曰孽嬖以爲勸誡傳頌皆典雅可喜後之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而其文與事卒遜焉蓋自內則廢缺女德弗備以古証今其不逮於古也固宜然封鮓之母挽鹿之妻辛儆之姊狄相之妹饑娥之孝呂榮之貞脩紗講學之宣文步幃解圍之道蘊先姊而行之巧辯所乏惟容之諷言亦往往不絕於世又安見漢唐以下之叙幷必不逮夫周秦以上之閨閫哉羅母蓮安人州佐遠猷公之德配太學生光泗君之壽母也其毓德於蓮也淑慎寡言嫻習女紅以賢女稱其來歸

於羅也善事君舅君姑久而彌虔與州佐公白首相莊有雞鳴戒旦之風以賢婦稱其撫子女也雖恩深顧復而使之率稟禮法不流於姑息以賢母稱至於富而不驕儉而不嗇樛木流慈施與不倦與物無忤御下以寬其賢行固未能更僕數也然吾謂安人之不可及者猶不僅此也州佐公在日以安人子出嗣族中簉室魏孺人遺一子甫二歲是時也羅氏之嗣續寄於孱嬰亦幾危於累卵矣而安人鞠養備至愛踰所生厥後夫亡姑歿所生之一子三女皆不永年閭者咸爲悼嘆謂天之報

施善人有或爽也而安人義命自安不以艱危改度不以憂戚傷生卒能撐柱門戶扶持幼子以免風雨漂搖之患迄今年屆七旬神明益茂猶稱家督諸女遺雛侍時時顧恤之苟非有卓識定力深明夫始終盛衰之理者其曷能臻此此在鬚眉中亦罕矣況巾幗哉殆可與子政所傳之古列女爭烈矣今歲戊午三月十一日安人設帨之辰也子光洄感母氏之劬勞思有以慰藉之而族黨親舊亦並擬製錦稱壽以序言屬余余長子元配爲安人第三女因稔知安人之賢不敢以弇陋辭因援

其闡德之大略而爲之序

容亝文鈔卷三

綿上茹綸常文靜

墓誌銘 一

中憲大夫雲南普洱府知府高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知普洱府事高公既卒之三年葬有日矣其孤以公弟守備公所撰事略來請銘余與高氏爲姻好而公之配李又先府君中表女弟也不敢以不文辭乃序而銘之公姓高氏諱光祖字命新別字寬軒先世本秦人遷介休上站村最後移居城中高祖友奉曾祖世明祖文英太學生贈奉

政大夫考習詩太學生候選縣丞封奉政大夫晉
贈中憲大夫雲南普洱府知府生三子公其長也
幼慧讀書多殊解端肅如成人有至性年甫舞象
母劉恭人歿哀毀成疾幾至不起事繼母陳恭人
以孝稱年逾弱冠遭世父喪復攖夙疾中憲公恐
其以文字嘔心乃使之歷練武事年二十七入武
庠冠其軍五赴鄉試不售遂以中憲公之命入都
援例授府同知比歸中憲公已遘疾公日夜侍醫
藥凡五閱月既歿哀毀視劉恭人彌甚病骨支牀
半載始有起色其瀕於死而獲生人咸謂天有以

鑒公之孝也已已服闋謁選入揀發貴州都勻府
八寨理苗同知庚午署定番州兼攝都江通判辛
未署理都勻府篆壬申署銅仁府兼松桃同知乙
亥用大憲薦赴部引見便道省噉恭人於里第丙
子題署南龍府丁丑七月　特旨授雲南普洱府
知府甫三月以南龍所屬之普安縣交代未清案
內罣誤歸十年卒年六十有二公之署都勻也時
適遇旱公禱雨立應又時戒諭土司謂八寨之苗
易擾而難安凡有差役務令均其勞咭給以鹽米
雖茇蕩之需悉照時值其在銅仁松桃之紅苗最

兇悍號爲難治公蒞任發其奸懲其橫勸其力田每月逢五之日爲宣講　聖諭凡苗有訟即於本地判理以示不擾不妨農也南龍漢苗雜處風俗頹敝凡有冤抑多泊於利鮮申訴者公以事過安南夜有女子跪於幔外叱問之忽不見詢之館人蓋邑中有女子無賴犯之不從遂殺之令求殺人者不得已數月矣公面諭邑宰曰朝廷設官理民枉也今兇徒漏網貞女銜冤我曹當愧死矣回署即禱於城隍神嚴飭差役給路引限以三月後果於廣西柳州府馬平獲之置於法復請於上憲旌

其女於是南龍諸郡號爲神明其歌頌殆亦如古之名父杜母云第公雖歷署茁疆要地然卒未得久於其任故經濟之略十未傾一陞任後方期次第設施而竟以罣誤歸矣公生平廉靜寡欲復多技藝歸田後足跡不入公府惟日與二三故人聚首寄情筆墨識者謂公書遠法顏魯公畫近希唐六如詩古文辭並有體裁晚歲惡城中喧囂以家事付之二弟居新凌邨先是公以中憲公命築屋於茲其曲折低昂悉出已意數載始竣中憲公顏其堂曰思安蓋取老者安之之意至是始居之承

先志也公生於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卒於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元配李恭人有婦德姑陳恭人以黔省路遠不欲就養恭人即奉以家居終不隨任也繼梁氏又繼梁氏公無子以猶子上琊爲嗣女一適郭某卒將以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葬於南鄉泉兒頭甘草原之新阡銘曰公之持已廉以潔公之爲政簡以寬無愧於古之循吏而惜未得久於其官瞻彼山麓膴膴原田以奠幽壙億萬斯年過者必式曰太守之阡

儒林郎布政司理問張公墓誌銘

公之歿也閱二十八月矣其孤將以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五日塟公於下城南村之新阡以元繼配許段兩安人祔先期乞余銘其壙中之石公之仲子婦余從妹也公之孫銙芳又娶余長女固習知公者不敢以不文辭公姓張氏諱玉珠字寶寰號瑞軒太學生以子職封儒林郎其先本隴西人遠祖諱天祿者始遷汾之介休曾大父士英太學生大父奉恩父俊耀妣梁氏孟氏郭氏孟生二子公其仲也弱歲失恃哀毀如成人事父及繼母存歿靡不以禮與兄尤稱友愛同爨者五十餘年

伯兄素負智略時用計然策遊兗豫故家事皆屬之公公養老字幼闔門數十百指皆雍穆井井如也雖亦托跡市闤然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爲俛拾仰取計性尤長厚不好與物競即甚習者亦未見其疾言懫色生平勤儉自勵無重綺兼肉博奕玩好之具早興晏息率與樂素埒晚歲雖以家政付之二子猶不改其度人或勸之輒曰吾豈吝此阿堵物而好爲是劬劬哉從來治家之道略通於國其始也莫不肇於勤而盛於儉而其既也莫不荒於惰而毀於奢吾之所爲凡以杜奢惰之漸

歲感介俗奢靡錙銖慨然興避地之思挈家之鄰
下六閱月既以事不克如意歸而杜門謝客憔悴
抑鬱遂頹然一寄於酒家人輩有以止酒戒者則
朗誦酒德頌却之然卒以此得疾遂至不起嗚呼
可悲也已君修潔自好內行純備非綦稱名飲者
中歲以往始遺棄世故沉湎自溺一如竹林諸賢
之爲其殆有托而逃焉者耶嗚呼以君之綜鍊庶
務使之作郡則循吏以君之好賢惡不肖使之立
朝則賢輔而僅以例授州佐且終不及一試厥領
沒世年甫逾艾以死此太史公所致疑於天道是

非者也寧不重可悲哉君生於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二元配任氏繼配李氏皆贈安人又繼侯氏王氏楊氏側室武氏子男子五長經常武庠生任出次綱常太學生次繼標侯出次元常王出次季常武出子女子三任出者二李出者一俱適名族孫男三攀龍夢周夢白孫女三將以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日葬於縣西內封郁祖阡之次銘曰

咏懷阮藉頌酒劉伶衆醒而醉君醉而醒於古位

置爲後典型不愧不怍存順歿寧千秋萬歲奠此
幽扃

季父歿後諸兄弟寓書於外舅自素菴先生求爲誌銘時先生方宦蜀中未暇筆疊開以委不肖因揮涕爲此敘詞無溢美焉未知先生他日視之以爲何如耶乾隆丁酉仲冬錄此附識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代

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然世之擁貲自雄者華居美服或梯榮仕宦或遨譽交遊甚者且驕誕縱恣徵歌選伎馳逐於狹邪博塞之場以招尤斂怨破其產者比比然也求其處豐若歉恂恂善下敦孝友飭言行

[illegible]人者[illegible]者張公光宇殆其人
歟公諱煒字杲如光宇其別號也先世自隴西遷
介休曾祖奇士　覃恩貤贈中憲大夫兵部武庫
司郎中加四級祖龍瀛　覃恩貤贈奉政大夫兵
部武庫司郎中父呈錦　勅封儒林郎布政司理
問母高氏封安人生二子公其長也少聰穎讀書
能通大義恬靜寡欲矩度如成人年十六儒林公
遘狂疾遂支柱門戶稱家督一切生產貨殖之繁
居室米鹽之細靡不井井有法處之裕如尤工計
然策門下授貲行賈者常數十輩悉聽公指焉侍

儒林公疾最久凡飲食醫藥悉親任之歷數十年如一日高安人壽登大耋公年已即遲暮而色養不衰皆人所難厥後喪葬一準於禮與弟理問公友愛無間至於祭必以誠寬能容衆勤古誼嚴義方其內行純備如此生平自奉儉約略如寒素室無姬媵篋無玩好與人交若不能言者然通達大體如金川軍餉暨城工醵務皆能捐貲重貲不吝晚歲杜門簡出偶過里中雖賤夫幼豎亦跛跛然與爲禮稍聞譁競聲輒趨避去以故人尤稱公長者云迄今諸子姓彬彬淳篤絶無浮侈之習蜚聲

藝苑待詔金門鵬搏鶚起方興未艾公之貽謀不
亦善且遠哉公太學生以輸餉淮軍功叙用主簿
以城工議叙得官日加一級以子金栻援例　贈
朝議大夫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以康熙四十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以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
二日卒年六十有八配李恭人處士龍育公女有
賢行相夫子以勤其家事君舅君姑以孝稱後公
十一年而歿年七十有七子二人長即金栻朝議
大夫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次金藏候選州同知
卒女三人俱適士族先卒者二孫男三人濤典候

選員外郎清化康貢生即用中書科中書企栻出清政附貢生即用中書科中書企戢出孫女三人曾孫男六人應升應泰應恒應鼎應豫應豐曾孫女六人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日嗣君企栻等將奉公柩葬於上城南村新塋以李恭人祔先期遣其猶子清政來京師乞銘余於公爲同里後進余配又公外孫女也固稔知公者不敢以不文辭因按狀誌而銘之銘曰

惟愼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于門之大於焉可卜汾水之陽綿山之麓永奠幽宮以歆

芳躅

文學王田夫先生墓誌銘

三晉文學之士唐以前稱最盛焉宋金元明以來惟元遺山雄視海內爲詩家大宗　國朝定鼎敎化覃敷人文蔚起如衛文淸陳文貞吳文端魏敏果田文端諸鉅公太原傅青主趙懿侯閻百詩武鄉程崑崙太同徐雲門襄陵喬蒼巖代州馮訥生蒲州吳蓮洋諸君子皆著名藝苑不愧往哲獨汾介間自梁深山先生始崛起騷壇與當代名流通縞紵厥後風雅日上綿上四山人其尤著者也四

山人者蕭刺史帷園梁太學秋谷任文學西郊共一郎田夫王先生也先生諱佑字天孚一字石樵又字田夫系出周靈王太子晋後世爲汾之介休人明洪武中有諱傑者仕爲富平令歿祀名宦數傳至先生曾祖尚瑤爲諸生食餼有聲祖進賢以醫名當世父文輝太學生敦尚氣節博學能詩著述甚富爲邑名宿尤精岐黄術生三子先生其長也少穎異勝衣就傅矩度如成人年甫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同學任君西郊讀書城西禪院繼又下帷孤岐山之自得菴與梁韭園孝廉秋谷西郊爲

講習經史之會攻苦不輟然不好爲場屋之文每肆力於詩古文辭凡古近名家專集以及山經地志農圃醫卜浮屠老氏之書無不博覽強記而尤耽於吟咏既屢蹶棘闈遂棄舉子業遠遊巴蜀探峨嵋下三峽之金陵泛秦淮入幽燕登郭隗之高臺訪張華之故宅發爲詩歌沉雄瑰麗蓋有得於江山之助與夫通儒勝士之切劘者深矣倦遊歸托跡衡門倚雲閣陸遊葛窩遜譚圃以寄意蒔花藝藥陶然自足望重河朔間闡理先業以醫濟世遠近耳先生名率不致以技術相待故載酒雲亭

從遊蔣徑與造請醫藥者戶外恒屨滿也歲己未與氾湖王冰若刺史臨縣王鳴池孝廉同里張雍固進士暨其子蘭谷叅軍羅㬢陸明經張樹赤茂才帷園秋谷爲味外詩社甲申夜偕帷園西郊蘭谷汾陽魏書巢進士及予爲樂與詩社每當讌集高談雄辯分題角咏例主敦槃一時同輩咸斂手下之葯剛方負氣矜愼許可遇俗子議文章者輒詆不荅甚且面折之人亦以是嚴憚焉予嘗謂先生詩上溯魏晉旁參蘇陸而神韻音律一以三唐爲準古風長律尤推擅場少日訪深山先生於白

登山下得句云風吹千樹夕日落半山陰識者早卜其遠到吳門楊文叔先生摘其警句五古如虎踞長城界猊奔桑乾水揚鞭策馬過却疑山亦馳舉手摘飛星低頭看飛鳥江水一泓碧吳山幾點小七古如霜蹄蹈地寂無聲落墜千巖影乍滅近體如玉鉤簾外子規啼背人孤雁入寒雲謂爲古名人集中流傳佳句信不虛也桐城劉君大櫆序先生詩稱其巧而不鑿嚴而不淫備而深淡豔而和平人以爲知言他如仁和沈松阜魏塘曹慈山會稽吳樸庭皆世號能詩者共推許無異詞是可

以知先生之詩之工也已先生生有至性才識沉毅重然諾嚴取予事親先意承志備極色養相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百日之中惟啜粥一盂而已三年不飲酒不茹葷自初喪及葬罔弗如禮與兩弟友愛無間析箸後分多潤寡體恤周至其克敦孝友如此晚歲邑侯王公重先生學行延與西郊及予預修邑乘乃秉筆者仍僕幕中人非先生意也嗚呼以先生之才具通明學問淹博使得置身石渠天祿之間其著作必更有可觀而卒終老林廬僅以詩自鳴於世豈不惜哉然先生不朽之業

惟托於詩故不厭詳言之而其他事略見云先生生以康熙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卒以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初八日年六十有九所著有嗜古山房文抄擬古草堂詩抄暑中唱和集病榻吟卦山雜咏古香詞若干卷藏於家其詩見於四山人集中者惟圖梓行之非全集也配任氏繼魯氏又繼李氏側室尹氏劉氏尹氏先卒劉後先生十四年卒子男三國豫劉出國青魯出國堯李出後先生十一年卒女四一適太學生侯邏從九品董仲續尹出一適府庠生梁人驥劉出一適太學生宋

嫡曾出一適岳現晉劉出國孫等將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八日塟先生於西靳屯青龍岭祖塋而以四孺人祔先期乞銘於予曰不孝等聞之不及時而葬謂之渴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塟府君之塟過時矣然以不孝等孤幼弗克負荷塟事今雖稍長而又不能記憶府君行事所撰事略十得二三耳府君文字之交存者惟先生耳固習知府君者幸憐而敎之予聞其言惻乎心悲回憶曩時辱與先生暨帷園西郊爲忘年交樽酒論文素心晨夕固已邈不可得屈指社中六人獨予尚在

而亦年逾知命髮種種矣帷園之歿予爲行狀西郊銘之今西郊亦悲宿草銘先生者將更屬之何人予安忍以荒陋却諸孤之請而負知已於冥冥之中哉因按狀並掇拾舊所聞見序而銘之銘曰

先生之貌頎而頳鬚眉偉然音響宏其學深邃如淵渟接武前修以詩鳴沾溉後進垂典型冰雪襟懷古性情抑復慢世同長卿松楸此日悲幽扃千秋應留不朽名

登仕佐郎翰林院待詔鄉飲大賓侯公墓誌銘

外舅鏞軒先生之七旬初度也鄉里乞余言爲先
生壽越六年而先生歿又一年而其孤乞余銘其
壙中之石嗚呼曾歲月之幾何而孰意爲先生壽
者竟復爲先生銘耶豈不重可悲哉先生姓侯氏
諱國新字郁西别字鏞軒世爲汾之介休人曾祖
尚綱武生祖奏職府庠生父廷儀廩貢生候選教
諭以先生貴　貤贈登仕佐郎翰林待詔兩世率
有聲黌序皆年未及艾而歿爲士林所悼惜先生
少失怙哀毀如成人事母梁孺人以孝稱雍正壬
子梁孺人歿哀毀彌甚喪葬靡弗如禮撫幼妹尤

恩禮周至讀書通大義凡外侮內訌處之裕如綜理家政井井有法下至綦屨皆得其所識者早有以覘其器識之遠大矣年未及壯風裁整峻言笑不苟望而知爲端人偉士癸亥遊京師以例授翰林待詔乙丑以應得　封典貤贈父母蓋先生固有志用世而以終鮮兄弟獨力支柱門戶未能如意自都門歸每倘徉綿山汾水間探奇選勝間或彈棋撥阮以消其磊砢故一時賢豪長者咸樂與敦僑札之誼長吏下車亦多折節諮訪金川之役先生家僮中貲首以千金助餉他若捐貲學宮輸

毅義倉其慷慨好施率此類也至於享祭以誠飭躬惟敬閨室之內嚴若朝典訓諸子姪殆有類於漢石奮萬石君家法焉晚歲與邑中士大夫爲耆年會雖稍近和易而少年恣縱者猶憚近之戊戌舉鄉飲大賓踰年以子瑋遇　覃恩貤封登仕佐郎嗚呼鍾淸剛之氣負綜覈之才倘得進而見用於世則發爲功名達爲政事必更有可觀者而奈何使終老於牖下哉先生長身廣顙晚嗜博弈熟悉古今成敗每當文酒之會敘述邑中諸前輩嘉言懿行與夫故家遺俗娓娓不倦使後生晚進得

閒緒論舉爲矜式余以爲獨賴有先生在也迨先生歿而老成云亡風流頓盡眞有山頹木壞之感已彼以負性揮霍扭於席豐履盛之常不能爲俯拾仰取計而致家道中落爲先生病者此亦管窺蠡測之見也夫先生生於康熙五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初四日壽七十有六以五十二年九月十六日葬於先塋之次以元繼配梁任燕三孺人祔子男四長珙貢生娶梁氏梁出次玥娶李氏卒次璐山東蒙陰縣典史娶董氏繼李氏任出次珊娶王氏燕出女子一即

余繼配卒任曾孫男六珙出者二鎮龔太學生娶石氏鎮嵩武生娶馮氏繼李氏又繼李氏出嗣玥琫出者四鎮璟太學生娶潘氏繼李氏鎮豫娶石氏繼郭氏鎮巽[illegible]未聘孫女八珙出者四長適太學生[illegible]次適梁安仁次適太學生梁應仁次適侯[illegible]主講張敦培玥出者二長聘郭愼徽卒次適郭鍾嶽卒琫出者一適張於峻璟出者一幼未聘曾孫男一曾孫女二俱鎮龔出銘曰

先生之德性情陶先生之品望珪璋先生之謨謀撫銅臭而有韓香筱汾一曲緜山陽幽宮華園後

世昌

太學生任君墓誌銘

君任姓諱拔字超凡號怡園世居介邑之龍頭村

君始徙居城北置宅爲祖春正廼先知父文英太學

生子二長掄次卽君也年未舞勺失怙哀痛擗踊

如成人越十年母孺人復以勞瘁遘疾時伯兄

方用計然策遊燕趙君獨侍湯藥無廢寢食及殁毀

瘠羸甚幾至滅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少有志略性

豪邁重然諾喜施予讀書觀大義尤好臨池帖

畢之餘卽摹倣鍾王書法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竟舉子業援例爲國子生與伯兄友愛無閒言雖析箸後各挾貲經營走四方而省暮歸休歲時伏臘風雨對床猶怡怡如昨也葛君兄弟皆艱於嗣續君一子而伯兄五旬外始舉一子以故君每以爲憂而憂兄之念更切於己君之居心勵行率類此嗚呼君之才具明敏器識鴻通使之見用於世其所樹立必不止此而僅僅出陶朱公之緒餘以自見豈君之志也夫雖然家累千金鄉里稱善人傳之子孫垂諸永久斯亦足矣以視夫朱門丹轂財勢烜赫不旋踵而蕩爲冷煙蔓草者爲何如哉

此予於君不禁有深慨焉君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一配郭孺人元慶公女有壺德少公二歲先君十一年而歿妾崔氏孟氏崔亦前卒子一應陞太學生娶侯氏繼梁氏李氏女二一適太學生張允恭一適貢生岳現瑨俱郭出孫男二長衡次凱尚幼孫女四一即予三男景歐婦也卒一殤一適李成霖一字王榮祖其孤將以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初六日塟君與郭孺人於遐壁村之新塋前期乞予銘其壙中之石曰先考妣之即世也遠廿

餘歲迄亦十餘歲不孝不克塟之罪百喙莫辭矣祇以墳域未卜門族單微復遭先伯父之喪朞功無強近之親里黨少將伯之助淹延至今幸而獲聘新阡伯父之幼子亦已成立惟先府君之行事恐久而湮沒不彰則不孝之罪滋大故敢以累吾子予忝附親誼固稔知君者不敢以荒陋辭爰誌而銘之銘曰

梁棟瓌材琮璜茂器歛照韜精不及一試湖海襟期邱園風誼遂末居奇聊爾寄意惟孝友子慈祥愷悌德綌前修澤被後裔雖云一葽家聲再墜綿

山蒼蒼汾水泚泚叶吉牛眠隹城永閟銘君之藏以貽百世